

正冈子规俳句选译

葛祖兰 译注 • 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

正冈子规俳句选译

葛祖兰 译注

正冈子规俳句选译

葛祖兰 译注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2 字数 72,400

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,001—1,700 册

书号：10188·595 定价：0.98 元

序

去年初夏，我在东京参加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年会后，曾有幸横渡风景秀丽的濑户内海到松山市访问。这是日本明治时代俳句诗人正冈子规的故乡。

松山市是一座诗的城市。全市人民都喜爱俳句。驰誉日本的古建筑松山城堡，座落在市中心，并以城堡为中心开辟为一个公园，入口处第一棵大树下，挂了一大叠一大叠白纸条，这是专门为游客写俳句准备的，任何人诗兴发时，即可扯下一张，写下即兴俳句，挂在其它树下，任人吟咏。公园内很多树下，都挂满了一张张俳句条子，迎风飘荡。

俳句在松山市已经群众化了，这是不是受正冈子规的影响，我不得而知。但松山市的人民是热爱正冈子规的。只要和松山市的人谈起正冈子规，他的情绪就会活跃起来，松山市人们以有正冈子规为骄傲。全市到处可以看到，诗人生前的遗迹都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。

正冈子规的作品，过去我国介绍得很少，这次由葛祖兰同志选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这在中日文化交流上也是件大事。

葛祖兰同志本人就是著名的俳句诗人，自一九三九年以来，他写了九百多首俳句，在日本出版过三本俳句诗集。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，日本兵库县西山小鼓子氏邸、三三庵院中，树立了一块葛祖兰俳句诗碑。西日本新闻社于一九八四年四月为他颁发了奖状奖杯，被称为中日友好俳句的创始者。

葛祖兰同志今年已届九十九岁高龄了，还能写俳句译俳句，还能于酷暑中一次、二次亲自校阅译稿。象他那样高寿，本已经是极为难得，象他那样高寿，还能这样勤奋工作，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。

明年正是老人一百岁大寿，我国素以人满百岁为人瑞。这本书的出版正在老人百岁大寿前刻，就以此作为对这位百岁寿星的贺礼吧。

是为序。

杜 宣

一九八五年七月六日

正冈子规小传

正冈子规名常规，幼名处之助，通称升。日本庆应三年(公元一八六七年，翌年就是明治元年)生于伊豫国松山市新玉町。父隼太，母大原氏，三岁家遭火灾，六岁丧父后，养于外家。七岁在法隆寺私塾读书，八岁入松山市胜山小学校，课余从外祖父大原观山^①学汉学，观山去世后，又从某汉学家读汉籍，十二岁已能咏汉诗，爱读稗史小说，习作文章，十三岁入松山中学，课余与同学共编《回览杂志》，写作了许多诗文。这时，社会上自由民权的呼声极高，松山中学校长热心宣传，常在街头演说，子规受他的熏陶，也借用寺院余屋组织演说会，讲演自由的权利和参政的权利。十七岁从松山中学退学，当时咏有汉诗：

松山中学只虚名，
地少良师从孰听，
言道何须讲章句，
染人不敢若丹青，
唤牛呼马世应毁，
今是昨非吾独醒，
忽悟天真存万象，
起披蛛网救蜻蜓。

退学后，因舅父加藤恒忠^②在东京，随即离乡进京。初学于赤阪须田学舍，继学于共立学校，听《庄子》讲义而大感兴趣。十八岁考入大学预备门(后改称高级中学)，兼在本乡进文学学校学英语，当时的英语教师，就是他后来所钦佩的坪内逍遙^③。二十四岁由大学预备门升大学文科，二十六岁退学。同年冬，受知于日本新闻社社长陆羯南^④，引入该社为社员。二十八岁(明治二十七年，公元一八九四年)秋，中日战事

起。翌年三月，以从军记者资格前往战线，不久因议和而折回，五月，在归国途中又咯血（这是第三次；其第一次在二十二岁时，第二次在二十三岁时），暂在神户医院、须磨保养院、乡里松山等地疗养，十月，才回到东京。他在二十四岁的新春，曾作有汉诗：

啼血三旬号子规

系将生命细如丝，
啼血三旬号子规，
不教红尘衣带浣，
犹期青史声名垂，
廿年人事几甘苦，
五尺病躯多盛衰，
遮莫东风又新岁，
且陪诸友共倾卮。

从此就用子规为别号（以前别号极多^⑥）。
观上列两首汉诗，可以见子规的文学根柢和他

的志趣远大。后来以俳句为终身事业，是由于病魔缠绕，不得不放弃一切，似非初志如此。现分三个阶段叙述子规对于俳句研究、发挥和集大成的经过：

（一）子规在东京求学时期

子规到东京求学的时候，正当日本新文艺发轫时期。由于明治维新，起了一阵革故鼎新的暴风雨。首先改革的，是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规章制度，及至轮到文艺方面的改革，已落后将近二十年。而且改革之初，偏重欧化，并未注意到纯粹的日本文学，所以可称为纯粹日本文学的俳谐（广义为俳谐连歌，狭义为俳句），自松尾芭蕉^⑥、谷口芜村^⑦而后，犹如动物冬眠，不曾露头角。直至明治十八年（公元一八八五年），经坪内逍遙先后发表了文学论《小说神髓》和小说《当世书生气质》两名著，反对封建时代的稗史小说作风，提倡心理的写实主义，唤醒了日本文艺界，后来写实主义就成为日本文艺界的新趋向。子规受了逍遙和幸田露伴^⑧作品的影响，

原想从写小说入手，但写了一篇小说《月之都》^⑩之后，自觉非其所长，转而研究俳句。

然当时社会人士，并不重视俳句，以为这是文学的旁系，文人的余技。因此，历久掌握在宗匠（俳谐、茶道的师匠都称宗匠）之手，如禅宗衣钵相承，自成系统，墨守成规，毫无创作。此时著名的宗匠，有宝井其角^⑪的第七代弟子老鼠堂永机^⑫和服部岚雪^⑬的第九代弟子雪中庵雀志^⑭等人。而子规亦于二十一岁（明治二十年，公元一八八七年）回松山省母时，曾从宗匠大原其戎^⑮学过俳句。

子规为了研究俳句，常到图书馆涉猎俳书，搜集古俳句，分类抄存。又因为在常盘会寄宿舍寄宿，得与宿生新海非风^⑯、五百木飘亭^⑰诸人朝夕讽咏俳句，相互观摩。而宿舍监督内藤鸣雪^⑱和子规的表弟藤野古白^⑲也加入这个集团，攻治俳句。后来，在乡里中学读书的河东碧梧桐^⑳和高滨虚子^㉑闻风而起，远道驰书，请子规评阅俳句，于是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俳句进修的团体。子规在这个团体中，起着领导作用。

子规虽从旧派俳人学过俳句，然不被它所囿。子规说：“我感觉旧派俳人的作品偏重于譬喻，譬喻难免有剽窃效颦之处，且譬喻多说理，说理不是文学，而我却从非文学方向进修了俳句。”日后，俳坛的革新运动，就从这里开始。

(二) 子规在日本新闻社服务时期

子规于明治二十六年(公元一八九三年)十一月至二十七年一月，在《日本新闻》报刊上发表了长篇的《芭蕉杂谈》^②，共分二十四回。名为杂谈，其实是子规对古俳人所下的评论。先举世人所传诵而不敢稍加批评的芭蕉俳句十余首，痛加批评，斥为恶句。后又列举芭蕉的佳作，绝口称扬，说它不仅豪宕雄壮，而且幽玄、纤巧、华丽、奇拔、滑稽、蕴雅，推为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说得头头是道，笔锋锐不可当。这篇杂谈，警醒了沉沉入睡的俳坛，这与坪内逍遙以《小说神髓》警醒小说界，同一功效，后人称为俳坛的《小说神髓》。此外，更连续发表了许多俳话俳书评论，高举俳句革新的大旗帜，奋勇前

进。

同时，在《日本新闻》上特辟俳句一栏，揭登中选俳句。于是四方文学青年，争相投稿求教。向来写小说的尾崎红叶^②、幸田露伴也投入这个新潮流，而竞作俳句。子规是年作的俳句也最多，收入《寒山落木》^③句集中的就将近三千首（其实在四千首以上，经删削后得此数）。

明治二十七年（公元一八九四年）二月，日本新闻社以子规任编辑，增刊了《小日本》报纸。子规创始邀新派画家中村不折^④入社担任插画，为报纸上登载插画，辟一新纪元，一面仍致力鼓吹俳句。当时在社担任校对的佐藤红绿^⑤和石井露月^⑥也受了子规的感化而作俳句。同年，碧梧桐和虚子从高等学校退学到京，也一同参加了这个俳句集团。虽《小日本》刊行不到一年，而这个俳句集团，日趋隆盛，非其他俳句集团所能比（与子规前后发起俳句新运动的：有以伊藤松宇^⑦为盟主的椎之友社，又有太野洒竹^⑧等大学派的筑波会，又有角田竹冷^⑨、尾崎红叶等的秋声会，又有红叶的紫吟社。其中的

秋声会，一时曾借《读卖新闻》与子规的日本派〔指《日本新闻》〕成对立之势，但只具外貌，无大声势）。

（三）子规卧病时期

子规于第三次咯血（明治二十八年，公元一八九五年）以后，自知不易恢复健康，乃决心抛弃一切，专致力于俳句革新。他所著的《俳谐大要》^⑨，就是在这时候脱稿的，他把俳句的本质论和方法论汇在一篇文章里，发表他的创见。他说：

俳句是文学的一部，文学是美术（今称艺术）的一部，故美术的标准，是文学的标准，文学的标准，是俳句的标准。即绘画、雕刻、音乐、演剧、诗歌、小说，皆能以同一标准评论之。

素来被视为文学旁系的俳句，经子规大声一呼，才得纳入文学领域之中，其功甚伟。

明治二十九年（公元一八九六年）接着又写成《俳人芜村》^⑩一文，谓芜村的俳句足与芭蕉

匹敌，甚且有过之无不及。把埋没至百余年之久的天明大俳人芜村起之于地下，可谓独具只眼。文中分积极的美、客观的美、人事的美、复杂的美、精细的美等项，盛赞芜村的俳句，句句都有真价。并列举芜村善于运用汉语、古语、俗语，善于变化句调，不拘于五七五一调，善于驱使动词、助动词、形容词等等，以追求俳句上的新变化。凡此种种，都是前人所未发的言论，足以唤醒俳坛，起着革新的作用。至子规推重芜村，甚于推重芭蕉，用意在于矫正当时的句风。因为当时的句风，是宗匠辈假托芭蕉之名，沉沦而且腐化于主观的、观念的、老境的世界。子规竭力使它苏醒，引向客观的、具体的、青春的世界。批评芭蕉，正所以打击宗匠。登高一呼，四方响应。

明治三十年(公元一八九七年)一月，柳原极堂^②在松山开始发刊俳句杂志，取名《Hototogisu》。翌年十月，虚子又把它移到东京发刊，于是子规派的俳句，就以《Hototogisu》为中心，中领导全国俳坛。而俳书、俳集的刊行，也盛

极一时，为从来所未有。

子规于提倡俳句革新的余暇，也注意到和歌革新。他接连写了《写给歌人书》的文章，警醒了当时的歌人。这篇文章的力量，不在《芭蕉杂谈》之下，《芭蕉杂谈》被称为俳坛的《小说神髓》，则这篇《写给歌人书》^③，也可称为和歌界的《小说神髓》。此外，还有提倡写生文，也是有功于文艺革新的。

明治三十五年(公元一九〇二年)九月十九日，子规病歿。葬于田端大龙寺。墓碑表面只题“子规居士之墓”六字，陆羯南笔。生前在《Hototogisu》发表的文章，除前述各篇外，尚有《古池句之辨》^④、《芜村和几董》^⑤、《俳谐无门关》^⑥、《俳句新派的趋向》^⑦、《俳句的初步》^⑧、《幻住庵》^⑨、《牡丹句录》^⑩、《芜村寺再建缘起》^⑪等文，俳坛受益不少。因此，子规句风，普及全国，全国俳坛，被子规统一领导。子规歿后，因他的高足碧梧桐与虚子各有主张，遂分成两派。

总之，子规怀有不羁之才，而且功名^⑫

颇有生前立功、死后留名的感想。当他在东京求学时期，研究俳句，不过以文会友，姑就文人余技小试其端而已。及至进入日本新闻社服务时，提倡俳句革新，评论芭蕉作句，逞雄辩，抒卓见，目的亦只在于打倒宗匠，并无领导俳坛的意志。观于他后来投笔从戎，足以证明他并不欲以俳句革新为终身事业。最后旧疾复发，自知体力不支，健康难于恢复，这才专心致力于俳句，成为俳句的革新家，被世人所称颂。可知子规在俳句中成名，是善于利用环境。子规把谷口芜村的句风、坪内逍遙的写实和新派画家中村不折的写生，结合起来，作为自己的思想根源。而在《芭蕉杂谈》、《俳谐大要》、《俳人芜村》三篇文章里，把自己的主张，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力主客观写生和印象明显，敲响俳句革新的警钟，四方云从。宗匠辈销声匿迹，莫敢当其锋。后来又借《Hototogisu》的刊行，统一领导俳坛，完成革新的伟业，其功殊不可没。溯自明治二十六年借《日本新闻》提倡俳句革新时起，至三十五年病歿时止，短短十年中克服一切困难，埋

头苦干，始终不懈，实非常人所能及。日人奉为明治俳圣，子规可当之无愧！

【附注】

- ① 大原观山，见正文第一一一页虚子解和译者注。
- ② 加藤恒忠，外交家，伊豫松山市人，号拓川，大原观山第三子，因出嗣加藤家，改姓加藤。在司法部法律学校毕业后留法，归国后，历任公使馆书记，外交部部长的秘书官、书记官，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，大阪新报社社长，松山市市长。大正十二年（公元一九二三年）死，年六十五。
- ③ 坪内逍遙，见正文第一〇页译者注。
- ④ 陆羯南，见正文第六八页译者注。
- ⑤ 子规别号，有盗花、盗化、花盗人、莞尔生、竹之里人、沐猴、冠者、虚无子、放浪子、马骨生、痴梦情史、芜翠、丈鬼、浮世梦之助、花风病主人、浮世女之助、西子等。
- ⑥ 松尾芭蕉，见正文第三四页译者注。
- ⑦ 谷口芜村，见正文第三四页译者注。
- ⑧ 幸田露伴，小说家，文学博士，东京人，本名成行，学士院会员，艺术院会员。明治二十一年（公元一八八八年）先后发表小说《露团团》、《风流佛》而驰名于文坛。与尾崎红叶并为世所推重，称为红露时代。《五重塔》是他的代表作，著有评论史传极多。昭和十二年（公元一九三七年）授文化勋章。昭和二十二年（公元一九四七年）死，年八十一。